

就爱心汉



20岁: 她为他生了个宝宝,但是,他始终忘不了他死去的恋人……

终于，她离去，也许，有些人，只有失去才知道什么是最爱。

苏万万 著

就爱心欢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就爱心欢 / 苏万万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71-0391-2

I. ①就…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9388号

责任编辑: 陈昌财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3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ysfazhan@163.com

E-mail: yanshicbs@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8印张

字 数 230千字

定 价 26.80元 ISBN 978-7-5171-0391-2



第一章 【1】

她才十八岁，尚来不及去爱人，
便学会了如何恨人。

第二章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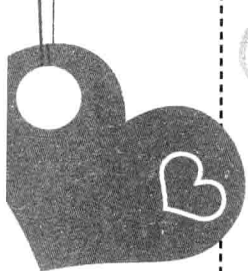
如果，终将失去，
不曾拥有是不是就不会那么遗憾？

第三章 【47】

韩晋，我们结婚吧！

第四章 【65】

在顾君尧面前，她一次次败下阵来。
他是她的克星，斗不过，也逃不了。



第五章 【97】

十八岁那年，她结婚了，
嫁给了杀父仇人，成了顾太太。

第六章 【105】

她掉泪，他依旧会莫名心痛。
七年里，疼爱她，早已成为习惯。

第七章 【123】

你是我顾君尧的妻子，
这世上除了我，谁都不能欺负你！

第八章 【141】

喝醉了就可以吃干抹净不认账？
沈心欢，你还太嫩了！

第九章 【163】

如果长命百岁，你陪我白头偕老如何？

第十章 【181】

他的手真大，将她的小手完全包裹，
而且，如他所言，男人是暖的。

第十一章 【207】

先婚后爱，最不可思议的第三者。

第十二章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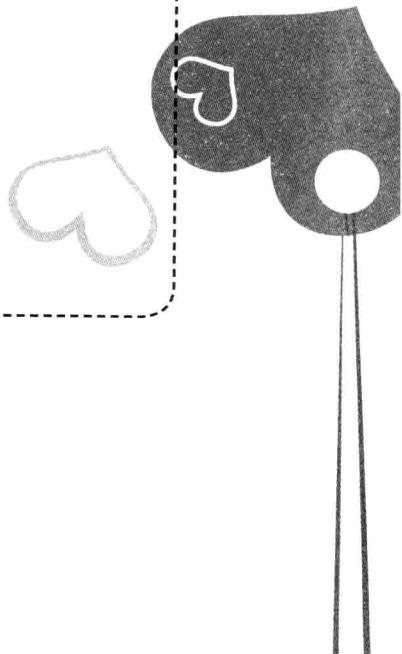
他为她遮风挡雨，他说要保护她，
他说不会离开她，她相信了。

第十三章 【253】

没有戒不掉的烟，只有戒不了的爱。

第十四章 【267】

她只想做他怀中的天高海阔、
功成名就，都不及他给的快乐。





她才十八岁，
尚来不及去爱人，
便学会了如何恨人。

站在甲板上，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沈心欢这才明白什么叫做“碧海蓝天”，真的很美。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大海，乘的又是自家的游艇，无拘无束，心情格外的好。更难得的是，这是一次家庭旅游。除了常年忙于工作连面都难见上的父亲外，小妈和小舅也都来了。

在沈心欢八岁的那年，生母病故。三年后，父亲沈修文再婚，娶了比他小十六岁的继母顾兰。多年来，沈修文忙于工作，对沈心欢疏于关心，幸而有顾兰细心照料，时日长了，沈心欢越来越依赖她，还亲昵地喊她“小妈”。

至于小舅……

小舅是小妈的亲弟弟。提到他，沈心欢不由得失笑，她曾经一度偏执的不肯喊他舅舅，毕竟他不过大自己十岁。虽然，这七年里，他代替了父亲的角色，给予她关心和爱护，甚至连家长会都是他去。可是……

“小丫头，一个人想什么呢，这么乐不可支的？”

耳畔传来了熟悉的嗓音，低沉又清冷，沈心欢笑着回过头，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来人正是她的小舅顾君尧。此刻，他从舱内走出来，足有一米八五的身高，沈心欢只能仰望，她在他面前，不像十八岁，倒像个还没发育的小学生，矮墩墩的。

“小舅，你不是和我爸打球的吗，怎么不玩了？”

顾君尧好似没有听见，拿起桌上的冰镇香槟猛喝了一口，这冰凉让他躁动甚至愤怒的心情得到了暂时的平静。

“小舅不舒服吗？”沈心欢关切地凑了上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出海，总觉得他怪怪的，似乎满腹心事。

顾君尧却没有回答，只是坐在餐桌旁，岔开话题问：“怎样，这成人礼还喜欢吗？”

十八岁生日要来海边度假，这可是沈心欢软磨硬泡得来的，虽然

听闻小舅没少帮腔，但她并不打算这么算了，嬉皮笑脸地摊手冲他道，“喜欢是喜欢，可这是爸爸的，你的呢？”

“什么？”

“礼物啊，小舅别装糊涂。”

顾君尧无奈，笑着说：“不明天才生日吗，少不了你的。”

“那是什么？小舅先告诉我嘛！”这些年来，她的生日他总记得，送的礼物也是最贴心的。

“你就这么想知道？”

他的语调突然一冷，扭过头，一双炯黑的眸子幽深地盯着她的脸，莫名的寒意席卷而来，沈心欢一慌，不由自主地心生胆怯。

然而，这种感觉也只是一瞬，随着顾君尧再次喝起香槟，一切又恢复了之前的祥和之态，以至于沈心欢以为自己刚刚产生了幻觉。

她又开始打量起顾君尧的脸，高挺的鼻梁、性感的嘴唇、如刀削般完美的轮廓弧线，无一不让她流连惊羡，尤其是他的眉眼，剑眉星目间自有一股硬朗狂傲之气，让人觉得他浑身上下都透着男性的野性魅力。

“小舅，”她花痴般的看着他的颜，有些惋惜的问，“长这么帅，怎么就没个女朋友呢？”

“谁说我没有女朋友的？”

“啊？”沈心欢一惊，她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啊，不由得好奇心爆棚，“是谁啊？”

顾君尧却蓦地眉宇一暗，并不打算回答，而是习惯性地掏烟，沈心欢眼疾手快地抢过来，“小舅，抽烟不好！”

他无奈笑笑，起身作罢，却见沈修文和顾兰挽着手出来了，便又坐了下来。夫妇二人靠在护栏边赏着风景，沈心欢也跟了过去，依偎在沈修文身边，偶有海鸥掠过头顶，惹来她惊喜地欢叫。

看着他们，俨然是亲密的一家人。而妻女在侧、事业有成的沈修文更是个幸福的男人，可是，他丝毫未觉，背后有一双充满仇恨的眼睛正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夜幕降临，整个世界一片宁静，海上也不例外。

沈修文酷爱桌球，打完已过凌晨，顾君尧提议去喝一杯，他欣然接受。

舱外空气格外的好，夜凉，整个人也跟着觉得畅快。沈修文喝着顾君尧递来的啤酒，随意地靠在护栏上，看着夜空发呆，享受这难得的安宁。

商场上的事太烦心了，这次也是趁着女儿生日，沈修文才得以出来放松放松。然而，顾君尧却一直和他聊生意，他有些烦了，“出来玩不谈公事。”

顾君尧一向聪明，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是沈修文的得力帮手。可是，这一次，他不识趣，居然还问沈修文，“姐夫，别人都说生意场上的人没一个是干净的，这话你怎么看？”

“这也没个绝对。”沈修文随意答着。

“那么，姐夫你呢？你觉得你干净吗？”

漫不经心的询问却带着难以言喻的压迫感，好似审问一般，沈修文不由得面色一红，有些羞恼，“君尧，你喝多了吧！”

说着就要走，可是一抬腿，沈修文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顾君尧拽起他，笑着说，“恐怕喝多的人是姐夫你吧！”

“你敢在酒里下药？！”

沈修文瞪着顾君尧，怒不可遏。然而，对方没有回答，只是笑，笑得那样坦然、那样无所顾忌，却足以让他毛骨悚然。

“姐夫……”他终于再度开口，脸上的笑意更甚，“七年来，有句话我一直想问姐夫，你，可还记得夏正邦？”

夏正邦！！

听到这个名字，沈修文犹如晴天霹雳，面色慌乱，连说话都结巴，“你你你……你是……”

然而，还不等他结巴完，顾君尧猛地一推，他人已朝护栏外掉去，栽下了数米高的船身。

“爸——”

伴随着一声惊叫，顾君尧诧然回头，不知何时，他的身后多了个小

丫头，她不是睡了吗，怎么……

不过，转念一想，如此，岂不更好？

沈心欢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不过是因为生日能举家出游而兴奋得失眠，却不想让她看见了这一幕，她自幼崇拜喜爱的舅舅将她的亲生父亲推下了大海！

她疯狂跑向护栏，却只听见“噗通”的一声，向下看是无尽的黑暗，什么也看不清。

“爸！爸！”沈心欢发疯地喊着沈修文，却没有回应，她不管不顾地要翻过护栏去救他，却被顾君尧一把拽了下来，“你疯了，你根本不会游泳！”

“你放开我，你这个杀人凶手，放开我、放开我——”沈心欢拼命挣扎着，过去在顾君尧的怀抱里，她会觉得踏实安全，可是这一刻她的心却被无尽的愤怒和恐惧侵占，她迫切的想要逃离，不惜咬伤他的手腕。

鲜血的咸腥味并没有使她冷静下来，脑海中不断闪现父亲被推下大海的情形……她整个人开始发抖。

“沈心欢！”顾君尧极少这样连名带姓的喊她，如此，不过是在表明他的愤怒。

这样一吼，倒让沈心欢冷静了几分，她抬头看向顾君尧，那曾经俊朗的脸，这一刻犹如暗夜罗刹满是狰狞。

她已顾不得怨恨，抓着他的衣袖，嘶声力竭的恳求，“小舅，救救我爸爸，求你……”

她的哀求充斥着执拗和无助，顾君尧却不为所动，目光冷得没有一丝温度，“救他？理由。”

沈心欢当真以为他是需要理由的，急忙脱口而出，“他是你姐夫。”

闻言，顾君尧好似听了个天大的笑话，夸张地仰天大笑，却蓦地脸色一沉，“姐夫？真令我恶心！”

“你！”

“哦，我差点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怎样，小舅送你的成人礼还



喜欢吧！”他邪邪的笑着，浑身透着股危险的气息。

沈心欢气得浑身发颤，很想破口大骂可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瞧瞧，都气得脸发白了。”顾君尧故作心疼的模样，摸着她煞白的小脸，“放心，小舅不会不管你爸的，救人是来不及了，不过收尸倒是刚刚好。”

他又笑了，沈心欢却不寒而栗，整个人都僵掉了……他说什么，收尸？

就在顾兰及船员被惊醒闻声赶来之际，顾君尧纵身跳入大海。整个游艇顿时全乱套了，有人报警，有人慌慌张张的下海救人，有人照顾受惊昏迷的顾兰，只有沈心欢……

明明听清了顾君尧的话，却固执地不肯相信。她站在黑夜里，面色惨白，彻底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这样站着，不过是在等一个结果，等一个奇迹。

可是，奇迹到底没有发生，救援的人陆续回来，两手空空，她的父亲已经被断定葬身大海。

海风突然变得刺骨起来，就在顾君尧最后也空手而归时，沈心欢终于抵不过心底的绝望和悲愤，瘫软在地，连痛诉凶手都来不及，便已晕死过去。

三日后。

沈心欢醒来的时候，阳光从大大的落地窗户照了进来，耀得她睁不开眼。

她用手遮挡，好半晌才适应了这光亮，屋内的陈设如此熟悉，她又回到了T市的家中，一切都没有变，仿佛只是做了个噩梦。

可是，很快，她便知道自己连做恶梦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在她醒后不久，尚在浑噩之中，沈家老夫人，也就是她的奶奶，怒气冲冲地推开房门，结结实实的甩了她一耳光，咬牙切齿道，“你就是我沈家的祸害，害死你妈还不够，现在又害死你爸，生日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要去海边？你是存心的，你这个祸害、祸害……”

老人打骂完后，又撕心裂肺地痛哭了起来。

这一切，只能说明一件事，她最宝贝的儿子，沈心欢的爸爸，没了。

沈心欢也哭了起来，父亲不在了，奶奶是她最亲的人，可是，她如今才知道，自己在奶奶心中是这样的不堪。

不过老夫人怨归怨，到底还是承认她的。在别墅的西厅办沈修文的丧事，还是准她参加的。

沈心欢换上孝衣，跟在管家李叔身后。从他那儿，沈心欢知道父亲的遗体在第二日下午才被警方找到，身上裸露的肌肤都被鱼咬坏了，是小妈去认的尸，老夫人伤心难抑没有去，如今遗体也已经火化了。沈家的顶梁柱倒了，女人们只顾哭，丧事皆由顾君尧一手操办。

而沈修文坠海那日，顾君尧几度下海救人，累到虚脱，如此义勇，更为外人称赞。

他俨然成了“大英雄”，李叔提到他，言语中透着赞许。

沈心欢有些麻木，丧父之痛让她没有别的情绪，只是一味地哭。她从不是好哭鬼，甚至一度她还以为自己很坚强，可是，失去父亲后，她才明白自己的软弱。

她始终无法摆脱甲板上的那一幕，以至于她的头一直疼着。西厅快到了，远远的，她便看见了那白色的大厅，四周簇拥着大团大团的白菊，那样苍白的颜色，她只觉得刺眼，一如她这一身的孝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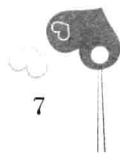
进入西厅时，大大的“奠”字，沉重地压在沈心欢的心头，让她呼吸一滞。

所有人都神色悲伤的听着悼词，丝毫没有注意到有个白色身影飞奔向主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打正哽咽念词的顾君尧。

“砰”的一声，话筒被沈心欢狠狠打落在地，发出“嗡嗡”刺耳之音。顾君尧皱眉看向管家，“小姐还病着，你怎么让她来了？”

“你当然不希望我来，你这个杀人凶手！”沈心欢直指顾君尧，回头冲来宾说，“我爸爸不是意外身亡，是他，是他顾君尧推下海的，我亲眼所见。”

此言一出，却并没有如沈心欢预想的那样激起千层浪，仿佛这真相



大伙都知道了，又好似，他们根本不相信。

她，被无视了。

灵堂还是那样的肃静，顾君尧也当没有听见这话，弯腰捡起话筒，却再次被打落，他有些无奈，“欢欢别闹，这是你父亲的丧礼，你这样做，让他九泉之下如何安息？”

“你别假惺惺，你这个杀人凶手，是你，都是你干的，你还敢念悼词，我不许你念，你给我滚，滚出沈家，滚出去……”

她失控的大吼，顾君尧依旧是那慢条斯理的样子，不焦不躁，他低沉着嗓音说，“是你奶奶让我操办丧事，等这一切办妥，我自然会离开。”

“滚，现在就滚！”

沈心欢犹如泼妇，众人摇头叹气，传闻沈修文的女儿因其突然死亡，深受打击，神志不清，胡言乱语，现在看来是真的了。

四下，议论纷纷，间或传来“沈小姐疯了”这样的言论。一下子刺激到了沈心欢，她愤然瞪了过去，“谁说我疯了，我没有疯，真是他杀了我爸爸，我亲眼看见的，是真的、是真的……”

沈心欢一次又一次说着，企图让人相信，可是，他们只是摇头叹气。

这种不被理解信任的感觉简直要将她逼疯，尤其是顾君尧还以一副长辈的姿态训导她，“欢欢，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你都成年了，该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这是你父亲的灵堂，你要闹去别处闹。管家，将小姐送回房，让韩医生再过来看看。”

“我没有病，没有病！你才有病，你这个恶魔、混蛋……”她从来没有想过，她会这样骂自己敬爱的小舅，还会动手打他，就在父亲的灵堂。她毫无沈家小姐的仪态，更没有淑女气度，手脚并用地对顾君尧又踢又抓，她做不到冷静，尽管这样更会坐实她已疯了的传言。

顾君尧始终没有还手，只是任由她厮打，最后顾兰看不下去了，众人也都纷纷上来拉扯，还一个劲的劝她节哀、别闹……

沈心欢觉得委屈极了，哭着说她的小舅就是凶手，父亲是他杀的。她一次一次恳求他们相信她，她越是如此暴躁，他们越是不信。可是，

绝境中的她又如何能平静？

终于，她累了，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如此地孤立无援。她的据理力争成了无理取闹，她成了泼妇，成了所有人眼中的笑柄，成了沈家的家丑！

老夫人闻讯赶来，命人拖走这不孝女。奈何沈心欢抵死不从，毫无平日的乖巧模样，一反常态地大喊大叫，嘶吼着不许人碰她。

她双眸虽噙着泪，眼神却格外凌厉，如同受伤的小兽般张牙舞爪，她死死死地抓着顾君尧的领带，恨不能将他勒死。

“松手！”顾君尧忍无可忍，声音里透着寒意。

沈心欢瞪着他，咬牙切齿，“我就不松！”

“很好，你最好能一直这样抓着。”顾君尧说完，握住沈心欢的双肩，一把就将瘦小的她甩到肩上。沈心欢吓得大叫，离地太高，重心不稳导致她双手乱挥，狼狈至极。

“抱歉老夫人，这里还需您来主持，我先送她回去，很快回来。”说完这句话，顾君尧扛起沈心欢就走，步履之快，颠得人头晕胃疼，她难受地叫嚷，“你这个坏蛋，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然而顾君尧置若罔闻，她拼命的捶打他却也只是徒然。

从西厅到主楼，再从一楼到三楼，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沈心欢却觉得无比的漫长。家里的佣人都去西厅那边了，整个房子显得空荡荡的。

“砰”的一声，顾君尧反脚将房门关上，又将一路上又踢又抓折腾不断的沈心欢狠狠摔到床上。继而走向衣橱，他要换上这一身破烂。这丫头简直是野猫投胎的，爪子也太利了，别说衣服了，他脸上到现在还一阵一阵的刺痛。

沈心欢躺在床上，周遭的一切终于静了下来，比起那坏蛋硬邦邦的肩膀，床实在太软了，一路太累了，她疲惫的闭着眼睛微微喘息着。可是，很快，她意识到不对，房内充斥着烟味，这哪里会是她的房间？

沈心欢惊坐了起来，才发现这竟是顾君尧的房间。

“怎么会是你的房间？！”

虽是质问，但脱口而出。也没等到顾君尧回答，沈心欢便跳下床。

可惜，还没有等她够到门把，便被一股强劲的力道拽了回来，一个踉跄，她结结实实地砸入了他的怀抱。

因为常年吸烟，他的身上总有股淡淡的烟草味，就是这味道，让她曾经一度觉得安全和踏实。可是如今，却只剩恐惧和愤怒。

她本能的挣扎着，头顶却传来冰冷的命令，“好好在房间里待着，休要给我出去惹事！”

沈心欢气恼的抬头瞪他，正要反驳，却一不小心将他赤裸的上身看了个精光，她竟不知道他何时脱去了上衣，惊得当场傻掉。

已是夏季，天气炎热，加之这来回折腾，顾君尧早就大汗淋漓，沈心欢看见有晶莹的汗珠顺着他的下巴滴落，划过他那精壮的胸膛，结实的腹部……

一直就读女子学校的沈心欢哪见过这些，顿时便脸红心跳，她不敢乱看了，用高音来掩饰自己的慌乱，“你你……你干什么，为什么脱衣服？”

他不屑解释，却不想被沈心欢偷袭，她狠踩他的脚背，竟夺门而去。

不过，沈心欢到底是轻敌了，她前脚刚踏出去，后脚就被人拽了进来，门再度被关上。密闭的空间，只有她和杀人凶手两个人，心头的恐惧迅速蔓延至全身，沈心欢突然觉得要窒息了一般，那种惶恐让她不顾一切的推打着顾君尧。

她喊着救命，骂着色狼，眼神里充满了嫌恶。

嫌恶……

她凭什么嫌恶他？

这无疑成了导火线，彻底激怒了顾君尧，他抓住她纤弱的手腕，一下子将她抵到了门后，愤怒地吻住她胡言乱语的小嘴！她嫌恶他好了，他就让她嫌恶个够！不是骂他色狼吗？他可不能白担这骂名！

“唔……”

这一切始料不及，沈心欢所有的话语都被迫吞回肚子里，足足愣了半分钟她才反应过来，想要挣扎，奈何顾君尧强壮的身体压得她根本动

弹不了。

她摇着头，却怎么也躲不过那狂热极具侵占性的吻，想要开口却只能发出“唔唔”声。

顾君尧只觉得自己心头有一团火，十年来都无处发泄，甚至沈修文的死都不能将它浇灭。他吻着沈心欢，带着愤怒、带着惩罚，忘了世俗，忘了身份。她很青涩，带着躲闪，可是，就是这样的抗拒更激发了男人的征服欲。

她的唇软软的，香丁小舌滑滑的，身上透着股淡淡的清香……这一切的一切，那样熟悉，那样美好，让顾君尧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她……他们分开多少年呢？他已记不清了，可心中却从未有片刻的遗忘。

想起她，心中一阵柔软，这吻已不再是最初象征性的惩罚，而是一种不可自拔的深陷。

沈心欢做梦也没想到，夺走她初吻的人会是她的舅舅。这个吻太过绵长热烈，她毫无招架能力，只能任他予取予夺。这种感觉让她屈辱，她想起了爸爸，如果他在，绝不会让这个男人如此欺负她！

“呃！”

唇间传来剧痛，顾君尧闷哼一声，“你敢咬我？”

随着吻的结束，窒息感终于消失，可屈辱感仍在，以至于沈心欢抬手便甩了顾君尧一耳光。

“啪”的一声，格外清脆，沈心欢却是一怔，心到底还是虚的。

顾君尧脸色极为难看，整张脸好似结冰了一般。

沈心欢一直觉得小舅爱笑，是个随和的人。可是，自从父亲死后，她才发现一切大错特错，她根本不了解小舅，他仿佛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顾君尧一直盯着她，目光似要吃人一般，他说：“你知道，为了你这一巴掌，你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吗？”

沈心欢无力回答，顾君尧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她答案。

她被扔上大大软软的床，顾君尧嘴唇带着一抹鲜红的血，站在床边居高临下的看着她，就像个主宰万物的帝主。他伏下身躯，强硬的碾上

